

# 索马里有多混乱?

我是一个老船长，我就遇过一次索马里海盗。

与其他抢废铜烂铁的海盗不同，索马里海盗才是真正有组织、有纪律、会撕票的恐怖分子，枪枪致命。

即使我们请了最好的海上安保团队，也全部被团灭。

1

你问我为啥不好好在国内待着，非要到危险的地方去？

因为我是一名远洋货运的船长，而索马里海盗所在的曼德海峡，是一个避无可避的海域。

海员这个工作，我已经做了 35 年了，自证身份，先拿证件「镇楼」。



海员是个枯燥且危险的工作，他还不同于探险者，探险者遇到危险时，可以选择撤退，但是出海却不是，即便你知道即将面对的是危险，也要迎难而上。

1

我曾经驾驶一艘船，从波斯湾到欧洲。

这次，船上却安排了两位船长，海运圈从未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为什么呢？

因为这条航线途径曼德海峡。





自从红海最北端的苏伊士运河开通后，从印度洋到达北大西洋的船只就开始选择途径曼德海峡，不再去绕一大圈子途径南非好望角。

但这里地势狭长和流水湍急，经过这里的船只，都只能用 18 节以下的速度航行。

而曼德海峡的礁石，都又高又密，海盗只要稍加埋伏，就可以轻易爬上船。

曼德海峡海盗你可能没听到，但他们的别名，索马里海盗，你一定听闻过。

而这一趟，我们运的就是海盗最喜欢的——**原油，销赃快，价格高，出手一次，能躺三年。**

自从 1991 年索马里内战之后，索马里的近乎一千万人民几乎全部变成了难民，其中有 50% 是赤贫。

穷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。

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带着专业的武器，见到路过的船只就抢，小到渔船，大到油轮，没有不遭他们毒手的。

2008 年，沙特的巨型油轮「天狼星」号，运载 200 万桶原油，就是遭了索马里海盗的毒手。当时「天狼星」的损失，估计超过一个亿美金。



沙特天狼星号船员被劫持，空投赎金的照片

同样是 2008 年，西班牙的商船被索马里海盗劫持，西班牙政府为船上 20 余位船员，付出数百元万美元赎金。

后来各国干脆派出自己的军舰驻地护航，这样情况才稍微好了一些，但是海盗依然不容小觑。

在前几年就有船长说，他们过曼德海峡的时候，最多一起遇到过 80 艘海盗艇，如果不是当时跟着祖国的护航军舰一起，真的没命回来了。

2

这次航行，我和老钱同时作为船长。



老钱比我大两岁，两个人算是同期进公司，当年都在老领导老江头手下打过杂。

公司说我经验丰富，就让我去配合老钱。

公司这想法太明显了，新人可能会被公司的说法蒙混过去，我都在这干了 35 年了，不可能看不明白，船上什么时候需要两个船长。

我有的只是航海经验，又没有打海盗的经验，真是开玩笑，公司是希望如果这次的船长如果出现生命危险，我能顶上。

公司也是颇有心机，老钱做船长，我连拒绝的理由都没有。

春节假很快过去，我跟着老钱的船，踏上新的旅程。

老钱是徽州人，早年家里送他当了兵，退伍后七拐八绕的落到了公司里当水手。

他方脸肉鼻，浓重的眉毛隔着好几里外就能看见，身高 1 米 74 的他咋看之下并不觉得魁梧，可是如果见到过他在甲板上撸起袖子，就会发现他双臂的肌肉扎实有劲。

老钱在部队里是陆战军，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叫：「老子拿起枪瞄你，说左眼不偏左眉毛。」

两个老家伙一见面，有的是话说，这艘「辉海号」开航后，我俩就天天在船长室喝茶。

这边老钱笑话我当年喜欢文员小姑娘没追上，那边儿我跟着就揭老钱的疤，说他当年洗甲板都能把自己摔倒好几次。

两个老兄弟快乐的情绪也感染了随船的船员们，他们乐得在休息的时候，撇下硬盘和书本，去船长室给两位老船长打个杂。

可是这种快乐的气氛，在船正式进阿拉伯海的时候，很快被全员紧张的情绪所取代。

大家心里都知道，进入阿拉伯海，曼德海峡就不远了。

穷凶极恶的索马里海盗，也越来越近了。

这天，油轮航行到某个纬度，大副对老钱汇报：「钱头儿，好像就是这里了。」

老钱示意大副在一处宽阔的海面把船的速度放缓。

海面上此时波澜不惊，天边远远的压着几片云。午间日照强烈的漫反射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老钱和我两人拿着望远镜，很快，就看见视线里出现一个快速移动的小白点。

那小白点由远到近，不一会儿就能看清，在迅速翻起的白浪之上，是一艘飞速前进的快艇。

驾驶快艇和乘坐快艇的都是穿着统一制服，身上带着专业装备的汉子。



快艇前头坐着一个队长模样的人，远远的看见我们的船，站起身来挥挥手臂。

**这就是公司给我们这次航行安排的安保队伍：海鲨。**

海鲨是由各种具有实战经验的退伍军人，一起组成的海上安保团队，他们已经在航运业良好经营了多年。

成员们不仅个个都骁勇善战，而且随身配备有杀伤性的武器。

曾经有船只在他们的保护下成功脱离海盗的追击，在业内颇有名气。

这支海上安保队伍，实力宛如训练有素的雇佣军。

而也因为配备武器的原因，所以这样的安保团队不能上岸，只在和客户约定好的海域，乘坐他们自己的快艇，在海上登船。

一上船，这些队员都背着手，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油光。

3

甲板上，4 人小队一字排开。

旁边还放着两只看起来颇有分量的箱子。

队伍里一个寸头的男人，他出列上前一步说到：「船长您好，我是『海鲨』第六分队的分队长，曾经是一名中国海军，2010年的时候曾经参与亚丁湾的中国船队护航，弟兄们都叫我大齐。」

老钱与他握握手：「齐队长，欢迎你们。我们『辉海号』这次，就全都依仗你们了。」

齐队长「啪」一个立正：「你们的安全，是我们的使命！」

之后，齐队长又一一介绍另外几名成员：

小牛，看着刚刚 20 多出头的男孩子，嘴角向下，脖子上戴这个金属币，感觉像是哪个女孩儿送他的平安符；

阿壮，身材最高大的一位成员，身上的腱子肉把 T 恤撑得满满当当，腰上别着一个小袋，看形状里面放的好像是一把小刀；

王炸，有点儿胖的一位队员，眼睛被太阳一晒，更加看不见了。他似乎也是话最多的一个，齐队长这边跟着介绍他，他自己就先抢话：「我叫王炸，山大王的王，炸弹的炸！」

我和老钱相视一笑，感觉这些安保队员也不难相处。

「海鲨」很有效率，他们在简短的队员介绍后，齐队长就开始安排工作。

那个小牛的男孩子，拿出一张「装备清单」，找了大副说要填好，大副就带了他旁边填表。

而这边，齐队长就让阿壮和王炸打开他们带上的箱子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一拿出来介绍。

「这是 AK47，我们有 4 条，每条每次可以打 30 发子弹。这个会事先放在箱子里收好，在真实遭遇海盗的情况下，我们会打



开武器箱，拿出来与海盗对抗。」

船员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货真价实的火器，忍不住此时都伸长了脖子，想多看两眼这把传说中「每年夺走人命最多」的传奇之枪。

齐队长又指向另外一只箱子，「这里面是一些铁丝网，还有一些防御海盗的工具，待会我们会在船上进行整体的检查，把需要增加防护的地方，再做一些保障。」

「我们遭遇海盗的措施是，首先先惊吓，驱赶他们，让他们不要上船。如果海盗上船了，那么所有的船员，就都要隐蔽到实现设施好的安全舱。」

「由我们『海鲨』的队员，在前方与海盗进行正面的冲突。」

有个船员忍不住发问了：「到时候真的会开枪吗？」

「开枪？」齐队长突然笑了笑。

「那当然。」

他转过身去，然后一下子掀起自己T恤。

在他背后，赫然有3个圆型的疤痕，虽然边缘已经和周围的皮肤长到了一起，但是被灼烧后又重新长起来的皮肤组织，还是看着非常狰狞。

「这是前年，我们在索马里，遭遇『索马里水兵』。当时他们直接用肩扛的火箭炮击中了船身，然后趁乱爬上船。我们和他

们正面冲突，最后我背面中一弹，他们的人被我们扫射击中丢下去。」

发问的船员不吱声了，「索马里水兵」是索马里四股海盗力量中，装备最好，力量最强的一支。

这位队长居然是亲身经历过索马里海盗，还正面交过火的人。

大家都对自己这次顺利通过曼德海峡提升了不少信心。

但我却更焦虑了，上船前从新闻里看到的，虽然写的真实，但总归隔着屏幕，用文字描述的，现在看到队长背后的伤，这件事反而直接摆在眼前，直愣愣地告诉我们这是个命悬一线的事儿。

我还是在祈祷千万别正面交火，动手就有危险，这种焦虑让我的眉头一直松不下来。

介绍完这些后，老钱和我就带着安保队友一行，在甲板和船舱里走动，此举是了解「辉海号」的内外部结构，并且帮助设置安全舱。

「安全舱一定要够隐蔽，门只能从里面打开，这样如果海盗真的登船，才难以找到你们。」

大副领着齐队长，走到船舱一个角落，双手用力推一个地方。

随着他的用力，墙壁上慢慢出现一条缝隙，一个隐秘的空间出现在众人眼前。

「这个是我们事先设置好的安全舱。」

我也跟着走进去，这里面出发前他已经和老钱来看过，里面放置了全船人员可以支撑至少一周的水和食物。更有专门用来装排泄物的袋子。

老钱不放心，还特意要求这个里面单独再放一台卫星电话。

齐队长在安全舱环绕了两周，检查了生活储备，又用手握拳在舱门上反复敲击。

「可以，这个安全舱很结实。」

「待会我们的战术位置，也会以这个安全舱为中心去设置。」

「船员们各自的逃生路线，到时候也一起演习一下。」

我和老钱点点头，他们其实也早做好了准备。

「到时候如果有正面冲突，解除警报后，我们就来敲这个舱门，像这样——」齐队长抬起手臂，用粗大的骨节在舱门上有节奏的敲了一长两短，一共三下。

在场的也都听到了。

这时候，小牛跟着大副也一路填完表了，老钱和我都一一的看过这张表，觉得没有问题。

齐队长也过目表格后，就用他们自己携带的卫星电话，拨通了「海鲨」海上调度中心，把「辉海号」的情况，一一报告了过

去。

晚上的食堂里，「辉海号」迎来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

这次船上的大厨是四川人，炒的菜鲜香麻辣，在好菜好饭的烘托下，船员们和看似严肃的安保队友，也有点热络了起来。

二副爱喝啤酒，他打开一罐，拿到齐队长面前，齐队长对送到自己面前的啤酒摆摆手：「我们在船上，不能喝酒，待会还要轮班守驾驶舱。」

船员们一听，也不为难，给队员们上了一人一罐红牛。

阿壮此时已经在驾驶室值守了，厨房看他块头格外大，给他送去了双份的晚餐。

他也不和掌船的大副聊天，吃完饭就自己抱着手臂坐着，偶尔拿出一个指尖陀螺来玩儿。

明天，「辉海号」就要进曼德海峡了。

一大早，我和老钱走进驾驶室，看着前方的海域，驾驶台特意多安排了一名船员。

「辉海号」已经驶入了亚丁湾，进入海盗的活动领域，我们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。

船员们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都被要求待在工作岗位，不能擅自离开，更不能擅自上甲板。

驾驶室里值班的此时已经换成了王炸，他扶着厚厚的肚子，手里此时还抱着一把 AK47。

外面甲板，则是小牛，双手持枪反复的来回走，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环顾着海面。

今天安保队员们，都已经把 AK47 拿在了手上，时刻准备着。

齐队长也在驾驶室，他拿着望远镜，看着远方的海面。

4

不太远的海面上，突然发现有一艘母船拖着 3，4 艘小快艇的船。

海盗船！

我不是个乐观的人，向来习惯把事情想到最坏的局面，我从不觉得这次能靠运气平稳度过。

果不其然，遇上了。

海盗们确定目标后，用快艇逼近「辉海号」，勾住后往回拖。

但是「辉海号」体型庞大，干舷等容易上船的地方又在昨天被安保队员们加高。

所以，这艘挂着中国国旗的油轮，似乎令海盗颇为头疼，上不了船还怎么打劫，所以，我们眼看着海盗放弃登船，快艇也距离「辉海号」渐行渐远。

船员们都松了一口气，我都能听到大家呼出一口大气的声音，我和老钱不由得互相对视一眼。

但是齐队长此刻依然保持随时准备作战的状态，浑身气息都崩的紧紧的。

这我和老钱又开始紧张了，齐队长是发现什么了？还是怎么回事？海盗不是走了吗？

我俩也不敢把这个情绪传染下去，在好多人都在的驾驶室里，我俩也不好开口询问，更不可以开口讨论，这种时候传染紧张气氛就是大忌。

我们看着「辉海号」继续往里走，曼德海峡依旧很近，船员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见逐渐收紧的海峡入口。

那一层层层的「门」状礁石，确实让人有一种「生死门」的感觉。

齐队长拿起对讲机：「进入曼德海峡了，进入曼德海峡了。」

「都打起精神。」

天哪，看来刚刚只是前菜，这才是重点区域，最窄的海峡处才是动手的最佳地点，我跟老钱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依旧不敢有丝毫变化，说不怕，那是假的。

王炸就站在旁边，他抖抖身上的肥肉，一下子也站起来，也聚精会神的死盯着甲板。

对讲机里，也分别传来其他两个队员的回应。

「辉海号」开始合流，曼德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，平均每天有上百只船通过。

这会儿虽然是早上，但是也还有另外几艘小渔船，前前后后的跟着要过去。

两侧的礁石越来越近，「辉海号」船体开始进入海峡。

老钱亲自站在舵轮前，双手扶住舵轮，眼睛炯炯的看着前方海面。

大副和二副在一旁凝神屏气，盯着各自手中的数据。

这种时刻，过往的航行经验全都失效，除了武器，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你的安全。

突然，齐队长出声了：「三点钟方向，有情况。」

我走到窗边，往外看去，一艘破旧的小快艇，朝着我们的船快速驶来，船上的人用衣服完全蒙住脸，身上一左一右各挂着两挂机枪子弹。

「海盗来了。」

王炸也已经站在窗边，他迅速的判断海盗和他们的距离：「队长，一千米。」

「你先去甲板上。」



「收到。」

安保小队在遭遇海盗的时候，必须遵从「安保原则」，只有在海盗进入 500 米范围内，才会开枪示警。

王炸这会儿带着枪过去，一边是事先拍下遭遇海盗的视频，以备之后作为工作的汇报，也便于在甲板上，随时对海盗放枪示警。

昨晚值守的阿壮也已经迅速的到甲板上准备了，他和小牛各自躲进了之前设置好的战术位置，把枪都上了膛。

「队长，快 500 米了。」王炸躲在掩体后面，精准的判断前方情况。

「500 米放枪示警。」

只听「啪啪啪啪」一串响，王炸举着手中的枪，对着天空就是一顿扫。

这是做给海盗看的，告诉海盗趁早走。可是快艇上海盗似乎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们还是往前开着船。

「队长，海盗不退。」王炸说完，又放了一次枪。

距离只有三百米了。

齐队长对着老钱说道：「船长，请你带领所有船员进入安全舱。」



老钱看一眼右边甲板上的王炸，和我一对眼神，两人点点头。

大副拿起船上的广播：「所有船员请注意，所有船员请注意，马上躲避到安全舱，马上躲避到安全舱。。。 」

昨天早些时候，船员已经在齐队长的安排下，都熟悉了自己的逃生路线。

如今一听广播，都纷纷安排好手头的工作，然后紧张而迅速地撤退到安全舱里去。

老钱和我也在阿壮的掩护下，进入了船舱。

甲板上和船，完全留给了「海鲨」的队员们。

我还是不放心，问了一嘴阿壮：「你们怎么办？外面太危险了。」

阿壮挺着笔直的背说道：「放心，一会我们就去接你们。」说完扭头就走了。

进入安全舱后，大副一一数人：「21。。22。。23。。24」

「报告钱头儿，船员都到齐了。」

然后，老钱下令锁死舱门，「邦」的一声金属门紧紧关上，大副和水手用力把门锁拧紧。

老钱看看四周，此时 24 个船员已经悉数躲避进了安全舱，只是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小小的安全舱里，还是不免弥

漫着担心和焦虑的气氛。

我摸到墙边，找到一个小箱子。

那是老钱之前要求放进来的卫星电话，还真派上用场了。

他按下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，边按边说：「我们先打给搜救中心。」

甲板上，齐队长正带着队员在掩体下与海盗激战。

那些海盗的装备不比他们差，就是技术不太好，总是往上爬两下，又被队员们打下去，来来回回好几次，像是打地鼠一样。

王炸抖着肥肥的下巴，他已经满头都是汗，但是海盗一个都没死。

他觉得这不对。

「头儿，你觉不觉得他们根本不是诚心想登船？」

齐队长正拿着手里的 AK，凝神屏气的瞄准。

「啪啪啪啪啪」，一串子弹过去，下面快艇上的海盗，全部应声倒下。

「厉害啊。」王炸关键时刻不忘拍马屁。

这时候，齐队长抬起头来，他看着王炸，沉思了片刻：「没错。」

说时迟那时快，他抱着枪一个后滚翻，几下子到了驾驶舱外边。

然后他警戒地贴着驾驶舱墙壁，一边挪动位置，一边四处看下面海域的情况。

阿壮和小牛分别守在船左和船尾部。两人看到齐队长，都对他竖起左手的大拇指，然后微微往自己的方向靠。

这是在说：「我这里没问题。」

齐队长觉得不对，他继续警惕的左右张望，军人的本能让他觉得自己此刻是被人注视的。

船这会正顺着海水慢慢飘过海峡。

两边的礁石还是很高很密，他死死的盯着栏杆外的每一处礁石。觉得问题就在那里。

此时，只听船头「嘭」的一声，一阵白烟冒出。

「火箭筒！」齐队长马上反应过来，海盗同伙在前面！

「阿壮！掩护！」他迅速的往船头移动，打算去击退那边的海盗。

他一跑出掩体，突然，旁边礁石上冒出一挺机关枪！

那里是一个早就爬上去等着的海盗，他带着机关枪，一直在瞄准齐队长！

此时船尾的小牛看见不对，赶紧出声制止！

但是已经晚了。

齐队长一冲出去，躲在礁石高处的海盗就打响了机关枪，随着一阵「啪啪啪啪啪」的射击声，甲板上一路溅起一行一行的碎屑。

其他队员本能的缩起脖子。

机关枪一串串的攻击，其中一枚流弹正好打中齐队长背部，他整个人一僵，摔了。

「队长！」

「队长！」

「队长！」

齐队长中弹了，他凭着条件反射，在倒地的瞬间往旁边翻滚，甲板上一路都是他的鲜血。

「麻了个八的，海盗崽子，敢打你爷爷。。。 」

刚才那一弹似乎是射到了什么重要的器官，他现在浑身发冷，四肢也觉得软绵绵的。

「阿壮！你别出来！他们人太多！别管我！」

齐队长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已经交代了，剩下的兄弟能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。

齐队长挣扎着摸到自己身上的一梭子弹，装好，然后再次看准下面拖船的小快艇。

他后腰上「汨汨」的冒血，额头上豆大的冷汗，他咬着牙，拼命的盯住瞄准：「小海盗麻的老子死了也要拉你们垫背。。。』

「啪啪啪啪」，一阵机枪扫射过。

那个小快艇上 3 个海盗，都倒了。

打完这梭子弹，齐队长只觉得眼皮沉重，头也抬不起来，他摸摸自己背后，鲜血已经浸湿了衣服。

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自己也。。。不亏。」

「队长！」

阿壮在旁边目睹了全程，他顾不得可能还有危险，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齐队长。

但是，队长已经摇不醒了。

王炸和小牛也满是焦急，他们看见队长倒下了，但是危险区域还没有过。

礁石上的海盗见已经打掉了一个队员，他又架起机枪，瞄准阿壮。

「阿壮！阿壮！」王炸一边大喊，一边也瞄准礁石上的海盗，他得救自己的队友！

王炸盯好自己的准心，「啪啪啪啪」就是一阵打，礁石被他射出的子弹打得石子四溅，那个持机关枪的海盗好像中弹了，捂着肩膀就伏了下去。

「麻了个八的，老子不发威你当老子是病猫！」

「老子是什么你知道吗！王炸！炸弹的炸！」

可是，突然「啪」一下，王炸嘴一僵，他惊恐的眼睛还没来得及合上。

只感觉到滚烫的东西，从自己脑壳里涌出来，「是什么。。。。？」

他永远的知道了。

此时他守着的船右侧，下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了一艘新快艇，他们应该是早就埋伏好的，等着合适的时候出来。

最终，海盗们登上了船。

5、

此时躲避在安全舱里的船员们，对甲板上的情况一无所知。



刚刚的卫星电话打出去，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已经接到了他们的求救，正在帮助协调救援。

可是救援还没有来，只听到外面响起粗重的脚步声，像是着急的在找什么，船员们本以为是安保队员们来了，有点高兴。

我神色一变，伸出手臂，无声的制止大家。

这个时候，不知道是敌是友。

果然，外面的脚步来来去去，还似乎有人在外墙上反反复复的拍。

但就是没有人，到正确的舱门位置，用约定的节奏敲击舱门。

船员们大多也都猜到，甲板上可能已经失守了。

有人在流泪，但是却没发出一点声音。

他们只是默默的抱着膝盖，悄无声息的蜷缩在黑暗里。

空气也慢慢的稀薄下来，但是大家都只是更轻的放缓了自己的呼吸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安全舱外面好像恢复了平静。

卫星电话里传来消息：「辉海号，辉海号，军舰已经赶到，他们正在上船，他们正在上船。」

我和老钱一听到卫星电话的消息，精神一下振奋了起来。

我打开随身的小手电筒，捂着光看一眼时间：已经过去 3 个小时了。

卫星电话结束后，很快安全舱外又响起了脚步声，还伴随着一些说话的声音。

然后，是广播：「辉海号，我们是中国海军，船上已经没有海盗，你们现在可以出来；船上已经没有海盗，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出来。。。』一段熟悉的中文传来。

「辉海号」的广播突然响起来，已经昏昏欲睡的船员们，满脸迷惑的辨析着这熟悉的声音。

直到他们终于听清楚：我们可以出去了！

有几个体力不错的船员，率先冲起来，拼命的去推舱门！

然后所有人，一窝蜂的涌向出口！

我们安全了，终于得救了。

在海军的帮助下，「辉海号」终于安全地离开曼德海峡，驶入红海，进入了苏伊士运河。

船员们清点物品，发现各自的值钱东西已经悉数消失。因为船员们躲在了安全舱，让绑架船员索要赎金的海盗无计可施，原油他们也没带走，看来海盗这次准备不足，只能选择下策，搜刮财物。



甲板上人，只有好几滩凌乱的血迹，队员们的武器也都不见了，很有可能被海盗一起劫走。

我想起昨天还和大家一起吃饭的那些安保队员，他们也曾经如此鲜活。

齐队长，阿壮，小牛，王炸。

仅仅在几个小时后，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。

我和老钱走到船头那滩最大的血迹旁边，老钱脱下船长帽，和我一起，看着地上那已经快要干涸的血迹，默默的向他们致以哀悼。

其他的船员，也一起走到两个老船长的身后，沉寂的对他们行礼。



苏伊士运河，航行中拍摄

大海，依然蔚蓝。

生离死别、繁盛衰落每天还在海上上演。

(本文由真实故事改编，涉及相关利益，人名、船名、时间等，均加以优化，请勿对号入座)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